

# 七夕

## 中華傳統文化的“高光時刻”

銀燭秋光冷畫屏，輕羅小扇撲流螢。”這是柔情似水的七夕，這是佳期如夢的七夕。

這是一個有關愛與暖的傳統節日。在商家眼裏，這是中國情人節；在社區眼裏，這是中國家庭節；在學者眼裏，這是中國民俗節……這個傳承千年的“乞巧節”“女兒節”“雙星節”，綿延着中國農耕文化中最溫柔與浪漫的那一頁。

民俗之魅，民族之美。2006年，七夕節被國務院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。此後，“牛郎織女”傳說列入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。2018年，為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新性發展，文化和旅遊部非遺司首次在山東、廣東、甘肅三地統籌開展七夕節體驗式活動。在濃郁的商業氛圍和愛情渲染之下，七夕正洗去浮華、回歸本真，展現民族節日最走心的氣質與靈魂。

回頭望去，早在西漢時期，牛郎織女便由星名變成了男耕女織的神話人物，且被注入節日內涵之中。在《淮南子》《風俗通》中，出現了“烏鴉填河橋而渡織女”和“織女七夕當渡河，使鵲為橋”的傳說。民間隨之產生了七夕夜外出看牛郎織女相會的活動，宮廷亦有“穿七孔針”“跳于闐舞”之俗。自此以後，七夕越發溫婉動人，承載文化、演變傳統，



成為民族心理認同的一部分。

它是創造之節。《西京雜記》有言：“漢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針于開襟樓，人具習之。”我國廣東、乃至香港地區等，過七夕節仍保留着“乞巧”的核心傳統。乞巧的本意，便在于創造與創新。中華民族勤則不匱、自強不息，在節日文化中都洋溢着推動生產力與社會進步之美。它是婚戀之節。“在天願作比翼鳥，在地願為連理枝”“兩情若是久長時，又豈在朝朝暮暮”，這是中華民族最淳樸而真摯的愛情觀。牛郎織女的故事，傳揚的是忠貞與堅守。

舉案齊眉、家和事興，快意人生、追求幸福，千百年來，這恰恰是中華民族婚戀家庭觀的核心要素。

更重要的是，七夕傳承了中華傳統文化中“圓滿”與“和合”的精髓。這是粗放卻質樸的中華民族價值觀與世界觀，貫穿中華傳統文化的所有領域和全部歷程——祭拜祈福裏“天人合一”的宇宙觀、愛情悲劇中“和而不同”的社會觀、民俗活動中“人心和善”的道德觀……沉澱為文化的“初心”，培厚為民族的根。

或因如此，2017年1月，中共中央辦公廳、國務院辦公廳印發《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》，首次將七夕節寫進頂層設計。今年全國兩會期間，亦有全國人大代表提交《關於延長和增加中華傳統文化特色節假日的建議》，呼籲增設七夕節等為法定節假日。凡此種種，皆說明各界已然認識到七夕佳節的重要意義，重拾“遺失的美好”、重溫七夕的浪漫。

這份美好、這份浪漫，是文化自信之源，亦是文化軟實力之彰顯。年年七夕、今又七夕，不妨讓這個洋溢愛與暖的日子，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“高光時刻”，聲徹寰宇、澤流遐裔。（鄧海建）

## 讀詩詞 話七夕

今天是農曆七月初七，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節日七夕。“天上鵲橋見，人間今宵圓。”在古代詩詞中，七夕是一個經典題材，它不僅僅是中國的“情人節”，還是女子們祈求心靈手巧的“乞巧節”。讓我們走進詩詞中的七夕，探尋民俗文化，品味其中的美好寓意吧。

### 乞巧節：“長安城中月如練，家家此夜持針綫”

在古代，七夕是乞巧節，其起源于漢代。東晉葛洪在《西京雜記》即有記載：“漢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針于開襟樓，人俱習之。”

“穿針乞巧”作為七夕的重要活動，在古人筆下也屢被提及。

“長安城中月如練，家家此夜持針綫。仙裙玉佩空自知，天上人間不相見。”唐代詩人崔顥在《七夕詞》中曾這樣描寫七夕之夜家家乞巧、戶戶穿針，長安朝野上下共同歡慶的盛況。唐代詩人林杰的《乞巧》也有着關於民間七夕乞巧景象的描寫：“七夕今宵看碧霄，牽牛織女渡河橋。家家乞巧望秋月，穿盡紅絲幾萬條。”

據宗懔《荆楚歲時記》記載：“七月七日，為牽牛織女聚會之夜。是夕，人家婦女結彩縵，穿七孔針，或陳幾筵酒脯瓜果于庭中以乞巧。有喜子網于瓜上。則以為符應。”可見，除穿針乞巧外，蛛絲乞巧也是七夕乞巧的重要習俗。

蜘蛛被乞巧的女子們視為吉祥的象征，看蜘蛛織網的疏密也是來評判女子是否手巧的標志。“碧空露重彩盤濕，花上乞得蜘蛛絲。”唐代詩人劉言史在《七夕歌》中曾寫過這種習俗。唐代詩人杜甫在《牽牛織女》一詩中也有過描寫：“蛛絲小人態，曲綴瓜果中。”唐代詩人李商隱在《辛未七夕》中也曾提及：“豈能無意酬烏鵲，惟與蜘蛛乞巧絲。”

### 情人節：“七月七日長生殿，夜半無人私語時”

“天階夜色涼如水，坐看牽牛織女星。”說起



七夕，相比于乞巧的風俗，現代人更多想到的是關於牛郎織女的傳說。人們對於美好愛情的向往，給七夕融入了浪漫色彩。從古代詩詞來看，有人說，是白居易的一句“七月七日長生殿，夜半無人私語時。在天願作比翼鳥，在地願為連理枝。”讓七夕成了



定情的代名詞。

或許因為牛郎織女的愛情充滿着悲劇色彩，從《古詩十九首》里《迢迢牽牛星》中的“盈盈一水間，脈脈不得語”，到曹丕《燕歌行》中的“牽牛織女遙相望，爾獨何辜限河梁”，從白居易《七夕》中的“幾許歡情與離恨，年年并在此宵中”，到李清照《行香子·七夕》中的“星橋鵲駕，經年才見，想離情、別恨難窮”……關於七夕的描寫多是“歡少離多”。

但宋代詞人秦觀却在《鵲橋仙》中為“愛情悲劇”翻案，道出：“纖雲弄巧，飛星傳恨，銀漢迢迢暗度。金風玉露一相逢，便勝却人間無數。柔情似水，佳期如夢，忍顧鵲橋歸路。兩情若是久長時，又豈在朝朝暮暮”。

“願天上人間，占得歡娛，年年今夜。”宋代詞人柳永也一返傷感情調，在《二郎神·炎光謝》中抒發了對純真愛情的美好祝願和熱烈向往。

除了愛情，還有借七夕抒寫友情——“巖山仙子，高潔雲渺，不學痴牛女。鳳簫聲斷月明中，舉手謝時人欲去。”宋代詞人蘇軾在《鵲橋仙·七夕》一詞中這樣表達對朋友的情誼；也有在七夕夜表達去國懷鄉之感的——“他鄉逢七夕，旅館益羈愁。不見穿針婦，空懷故國樓。緒風初減熱，新月始登秋。誰忍窺河漢，迢迢問斗牛。”唐代詩人孟浩然七夕佳節身在他鄉，生起無限羈旅窮愁之感，思鄉之情油然而生。

細細品味七夕詩詞，不難發現，從乞巧納福的習俗到牛郎織女的傳說，無論是對心靈手巧的祈願、還是對美滿姻緣的期盼，七夕從古至今都承載着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追求。

（光明網 張倩）